

# 南游记

沈阳大学 刘宪阁

很早就听说“多友”这个神秘的组织，可惜一直无缘加入。去年在沈阳、榆林的两次活动上有幸得见李老师，这次更得以在正式成为多友前，应邀来南京参加第二届多闻论坛活动（和不少朋友一样，也是第一次就想来），那种兴奋自不待言。当然，严格来说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多友的活动了。因为去年底在北京参加中青院的政治传播论坛时，就曾和众位多友听完李老师在北师大的讲座后，一起小聚。

## 一、机场路上

年初就通过光锋兄接到了李老师的邀请，后来却发现4月1日周五上午有课。而且还得把去城大前调课请假等手续弄好（赴港背后也别有故事，留待访学笔记再论）。时间挺急。直到周五下午在办公室坐定，才稍觉安心。

其实中午下课时就赶上了下雨。幸而外甥拿伞来救驾。他还问，下午怎么走？起初打算去北站乘地铁再换快轨，后来一查，间隔太久，怕误事。然后想到了附近长客总站的机场大巴，但是也不敢保证天气，尤其不敢保证不堵车。最后决定还是顺风车吧。第一遍还弄错了时间，整成了两点半，有点儿早。

然后确定15：50出发，南门顺风车。车主三点半就到了，匆匆收拾好，15：40从办公室下来。却赶上了下雨，幸而还不算大。同车还有一位去机场，顺路，营口银行那儿。但是因为下雨，足足堵了半个小时，而平常这段路只须四五分钟即可到达！这时候已经快16：20了。

接到这位同车的朋友时，正赶那阵雨下得很大。她在麦当劳门口，过不来。车主拿出备用伞，接上她，回到车上，上衣已经淋透了。然后掉头，赶往青年大街。雨竟然小了，但堵车依旧。

车主说，五点半能出青年大街就成，因为那里距桃仙机场也就十分钟的车程。急也没用，只有等。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朋友圈里看到南京的艳阳天，晒的各种靓照，心痒难耐啊。而这边却赶上了第一场春雨。而且头天沈阳还是大风沙，车里甚至都能嗅到泥土的味道。



百无聊赖，竟然眯了一觉儿。醒来，还没出青年大街。不过女交警倒是靓丽的风景。问车主，是不厚时期的遗产吗？曰非也：这是沈城对外形象的重要窗口，所以都是女交警，直属市大队，不属各区管辖。而且为了保证畅通而不堵死，即便出了状况，也处理地很快。

聊着聊着就来到了那年参加启蒙之光图书馆活动时住过的华侨宾馆。知道这儿离机场不太远了，心下稍安。

## 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万幸在 17:20 赶到了机场。雨已稍停。办理值机，准备安检。被告知箱子太

大，不能随身携带，要托运。于是再回头。匆匆弄好，进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却发现：空无一人!!! 啥情况？抓住一位工作人员，她不清楚。这时又来了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工作人员。咋回事儿啊？对以：飞机还没到呢！此时已经 18 点，距离原定起飞还有 25 分钟！飞机还没到！显然要晚了啊!!!

微信上看已到南京的师友们相聚晚上的活动，恨不得飞过去。但是只能干等着。天气原因，晚点；何时起飞，待定。6 点、7 点、8 点！快八点时，有广播说，某航班调整到 9 点半起飞。当时还有些幸灾乐祸，估计我们的应该快点儿吧！万万没想到，大概八点二十左右，广播告知：我们的航班推迟到 22：40 了!!!

当时心头真是一万头那啥马跑过呀。已经等了两小时了，也不差这会儿了。只有继续等。机场提供了简单的快餐，匆匆填了下肚皮。

22：10，飞机到了。广播通知打扫后可以登机，而且更换了登机口。22：30，开始办理登机。机舱关闭大概是 22：50。此时南京众位师友的晚宴小聚已大致结束。李老师等还发来慰问，但是下机后才看到。



4 月 2 日凌晨 1 点左右到南京禄口机场。出门坐机场大巴到西华门，再打车到晶丽酒店。两点 10 分了。到房间门口，第一遍刷卡，不行！以为卡有问题，下楼问前台，他说：门反锁了？但还是重新再做了次卡。再回 818，还是刷不开。

看来真是反锁了。想起顺铭兄微信发来的电话，于是，对不起，贴心的同居密友啊，只能惊扰之！顺铭兄的手机铃声很响，而且因为看我没到，他潜意识里还在等我，没睡沉，乃起而开门！此时，凌晨两点 20 分！

顺便插一句，去年夏天辽大活动，绍根兄也是凌晨两点半到的，我当时睡不着，正开着灯。于是引导他和出租车进入宾馆。当时我们俩合住。不过这次变成了我骚扰同住的顺铭兄。

从 15:40 出发，到两点 20，快 11 个小时！本来该早点儿到的。想起 1 日早晨看到顺铭兄 9 点到南京时，还在微信上笑曰：自己要晚上这个点儿才到。当时推算是 21 点到机场，22 点可到宾馆。哪曾想竟然晚点如此！早知道还不如坐下午两点的高铁，才八个小时。以至于有老领导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宪阁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总算到了.....



南京·将军大道  
4月2日 01:34 删除

( 有朋友跟帖：这个不赞，天理难容 O(n\_n)O~ )

### 三、多闻论坛

小睡即起，和顺铭兄下楼早餐。见到了小兵兄（还有他们家的小小兵，爷俩可真像），还有一众友人。李老师及多位朋友道声辛苦，并承问及昨晚啥时候到的？几乎每位挨个问答了一遍。以至于晓梅姐说：你干脆写个牌子放餐厅入口，

注明时间，省得每次都要重复一遍  $O(n_n)O\sim$

早餐之后赶往费彝民楼，参加多闻论坛。见到了很多熟悉的师友，包括微博上很早就熟悉的张生教授，双微网友周雷兄，以及即将同期赴港参加多友访学计划的张杰兄等。还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辰瑶博士，以及闻名已久的张宁兄。后面坐着、站着的，还有不少来旁听的学生。

活动之精彩纷呈，不待多言。互动环节亦很有趣。小兵兄乃欲唤出心中的猛虎，一时成为焦点语录。拙我也按“命题作文”作了简短发言，那种窘迫和紧张，可以参见绍根兄的大文，几乎是同样的心情。没能很好地完成李老师的任务，已经诚惶诚恐；更没想到个别无意的不确表达，也引来争鸣（这是意料之中的）和误解（一激动，说快了就容易荒腔走板）。比如谈到这篇失败的拙稿更像党史文章，而不是史学作品，即引发一些同仁的共鸣，大概也是当下新闻史学科焦虑的一种无意识反应吧（而在我自己，因为一直游走于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边缘，则并无那么强烈的学科藩篱意识，而是以问题为主）。另一句发言，更是引来晓梅姐谓我“等史料如等恋人”的谐语。



等史料就像等恋人？😂 南大张宁老师和西北大学王晓梅老师在聊史料如何搜集和处理的问题。

中午时分，神交已久的双微网友郭建斌教授也到了。简短午餐后，论坛继续

(期间上楼收拾行李，准备晚上转往扬州)。不过这次主题已经从史学转向了人类学。郭老师的“在场”概念，引发了会后的小高潮。比如“转场”，以及晓梅姐后来发明的那啥  $O(n\_n)O\sim$ (按即如球赛最后谓\*\*哨声吹响者也)。互动环节，虽然好基友红涛兄没来(到亚美利加开会 happy 去了，也算是“缺席”的“在场”)，未能如去年活动上两人互相缠斗那般好耍(风闻如此，可惜未曾亲见)，但顺铭兄还是战斗精神不减，即兴评点，提出疑问，也引发人类学背景的周雷兄之激烈回应。



因为时间关系，更多讨论未及展开。李老师简短的结语后，“转场”扬州。正赶上细雨蒙蒙。车上和建斌教授并座，聊起他的研究。从起初的设想，到后来的博士论文，到发表成著作的电视研究，再到现在关注的电影放映队，其研思历程的演进，很有意思。当然也聊起拙我所做的张季鸾、大公报等相关话题。尽管具体研究领域不同，但在若干方面的确有可以共通之处。

#### 四、烟花三月下扬州

先讲身份证奇遇记吧。晚上入住酒店，仍和顺铭兄“同居”。通知用餐后要参

观古运河，但是办理入住需要身份证。放好行李后，下楼用餐，却发现掏遍上上下下各兜，都没找到身份证!!!明明记得按嘱咐拿出来放兜里了啊。负责的学生记住房间号后，说到时候可以上去取。用餐将结束，等待出发之际，又上楼去找了一遍，也没发现！

带着疑问去参观运河，又下雨了！我也是雨神啊。把绵绵春雨从沈阳带到了南京，又带到了扬州！



参观后回宾馆，在大堂问了负责的学生，还以为她们已经拿到了身份证。但是答复说没去取，有点儿慌了，这要丢了，过两天订票去香港什么的都很麻烦啊。打声招呼后，再次上楼找身份证。谢天谢地，东摸西找，总算发现：居然掉进椅子的缝隙中！显然是当时急着下楼用餐，以为带到了身上！昨晚没睡好，虽然明知楼下节目很精彩（后来看到了照片），但是实在坚持不住，和娘儿俩简单通话后，冲了个澡，进入了梦乡。

4月3日，晨起，在窗口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说烟雨江南。较真的史学家问道：到底是雨是雾？O(n\_n)O~朋友们或曰：细雨蒙蒙如雾；或曰：像雾像雨（没有“又像风”O(n\_n)O~）。还有的诗意地评论道：江南如果没有烟雨，没有长着青苔的石板巷，没有油纸伞，那还是江南吗？

早餐后去参观鉴真图书馆。此前还有人猜想，里面会不会有马列主义的图书？进馆后发现，不但有佛经，还有马列等“世间学”之套书。当然更多的还是经律论、大藏经等各类佛书，以及星云大师的个人作品专柜。红军兄为李老师手持星云大师“不急不急”一书的摄影，更是很火。



(经典照片：不急不急)

印象较深的还有星云的一笔书。如真心不二、仁者乐山等，有几条很是喜欢。还有就是大师善用媒体传播宣扬佛教，比如陈列的《人间福报》，还有佛光山电视台等。李老师特别讲到星云大师、陆铿先生以及许某人的相关故事。

参观时小兵兄慨叹，扬州讲坛，名曰推广文化，但邀请的嘉宾，似乎都没文化；真正有文化的，尤其是扬州本地培养起来、后来又走出去的，又不请。众人又聊起百家讲坛现象，感慨学术名家往往不适于这种镜头表演。当然这里面也涉及中外差异等诸种话题了。

中午，瘦西湖畔，宋夹城用餐。推选“王妃”成热点，多闻论坛在欢声笑语中胜利闭幕（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晓梅姐学会了发红包!!!）。随后大家欢快的踏上回宁的大巴车。作为辛苦的地主之一，光锋兄在回程车上捧书而眠的照片，引起大家的共鸣与感慨。为了这一场学术的盛宴，感谢南京多友们的辛苦付出！



（猜猜李老师在干啥？以及，左右两边露出胳膊的都是谁？）

## 五、期待重逢

回南京后，虽然也有赶飞机、赶火车的，但不少多友们还是逗留在大堂，希望再多留一分钟，和李老师再多说一句话。多友情深，可见一斑。

傍晚建斌老师以前的学生来访。晚上应邀小宴，才得知从云大保送到南师大读研的他，居然是俺的微博粉丝（大概人们之了解俺，不外乎翻译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参与受访《报界宗师张季鸾》的纪录片，以及微博）。

散后又在红军兄安排下，和晓梅姐、郭老师、孙老师以及“王妃”陪李老师小坐。几杯酒下肚，听李老师聊起从保山走出的云南新闻人陆铿先生的种种奇闻

逸事。这些以前也看过、也听过，但总感觉不解渴，尤其是李老师那独特的声音讲述起来，更显得韵味悠长。如晓梅姐所说，听的过瘾又不过瘾。我们一直想听，赖着不走，直到深夜，把人家咖啡厅急于下班的服务生“都熬睡着了”。郭老师更是感慨，听李老师的精彩讲述，“从个人生命史，进而到新闻史，再到社会史，是这两天谈话的一条主线”。并再次感受到一点：“那些牛的人，无论涉及哪个领域，何种议题，都能做出牛的东西，不得不服！”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李老师丰富的人生阅历、扎实的社科训练、敏锐的理论视角、诚挚的人文情怀，总能给人以启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开始独立进入研究场域、下一步学术道路该怎么走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后学晚辈来说，更是如此。而把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同院校、来自不同学科训练背景、但又对某些共性话题感兴趣的年轻学人聚拢和组织起来，共同切磋、砥砺进步，“友直友谅友多闻”，这一看似容易的举动，其背后所蕴藉的那种厚重的道义担当意识、浓烈的学术传承情怀，以及不求回报的艰辛付出和无私努力，尤令我们后学晚辈钦敬不已。相信

未来中国 ( 新闻传播 ) 学术史上，必将为此记下浓重的一笔。在此非常感谢李老师的信任、提携和厚爱，使俺也得以有机会进入这个大家庭，成为多友的一员。在这里的确收获多多，也因此更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与相聚！



( 嘿嘿，这就是从来“不上像”的俺 )

又及，

图片借自各位多友，版权仍归个人所有 O(n\_n)O~

2016/4/8 晚上初稿，2016/4/16 晨改定